

中
西
紀
事

中西紀事卷之十二

江上蹇安

四國合從

大西洋之強國。足以抗英吉利者三。曰法蘭西。曰彌利堅。曰俄羅斯。此三國者。皆英夷世仇也。法在英國之南。中隔一港。累世不睦。干戈相尋。

國朝乾嘉之際。凡五十年。爭戰未嘗息。時法國有波利稔王者。佳兵好戰。英人集衆國攻之。遂以嘉慶二十一年大破其師。波利稔失國。竄死在外。法人復立其舊君。與英講和。英自兼并各國。日益疆大。法處其南。密邇爲鄰。常懷逼

處之懼。不敢以無禮先也。道光二十一年。英人再犯舟山。乞援于法。時有法國兵頭來至粵東之香港。傳聞濮鼎查自浙潛回。與法國兵頭見過兩次。而是時已有人奏稱英逆糾集天竺佛蘭西小呂宋等國。同惡相濟。請飭曉諭解散等因奉

旨。交靖逆將軍查辦。于是法國兵頭懼以助逆干

天朝。使臣詰責。乃自香港駕舟來粵。求見將軍。靖逆聞其帶有兵船在後。因勗以反攻。英人兵頭答稱。英法新和。无衅。此來先須講款。若款議不允。方可藉詞交兵等語。靖逆疑之。踰年江浙議撫。乃趣之行。行至上海。聞英人講和罷

兵亟駕一火輪船由海道駛入圖山關。濮鼎查馬利遜時在江甯聞之懼其構間于中國以搖撼撫事也。乃遣舟迂之。至則握手相見。問勞有加。法之兵頭謂其戰則求援和。則不告。數譙讓之。而英人待之愈恭。又與之游覽金陵各處形勝。送之出口。是行也。傳聞其受英賂定從而歸。遂爲異日樹援張本。此英法和戰之始末也。彌利堅在外大西。洋不通英法諸國。明時存西洋大臣名閣龍者。汎海西行。尋得其地。是爲亞墨利加洲。彌利加卽墨利加之轉語。又其國中海舶皆以星旗爲識。故來至粵東者。率以花旗目之。其地初爲英人開墾。役服而稅其餉。嗣因英人連年用。

兵輒增其稅。彌人不堪。乃糾其十三部之衆。并力抗拒。又求援于法國及大呂宋荷蘭等。大敗英師。乾隆四十七年。始議和。聽其自立爲國。惟自粵中互市以來。英人貿易資本最鉅。而彌利堅卽次之。道光二十一年奉

旨。停英夷貿易。各國貨船照舊開。而屢爲英之兵船所阻。不得入。迨英人破虎門。始銜尾而進。停泊省河。適英師敗于鳳皇岡。于是彌利堅首請通商。其畧言稱兵犯順。係英國兵頭所作之孽。凡帶貨商船並未隨同滋事。而因此阻滯年餘。不得貿易。在該商爲其本國兵頭所累。原不足惜。而我彌利堅等國向來恭順。不敢私賣違禁貨物。蒙

天朝恩准照常貿易。極爲感激。乃到粵經年。被英人牽累。不能進埔開船。以致貨物霉爛。資本折耗。現查英國商情。亦甚急迫。可否于此。次擊退兵船之後。姑准其商船一體貿易。庶各國不被英人妬恨。免致阻梗牽留。而英人貨船在埔。卽有顧忌。而不敢滋事。似亦制服之法等語。果勇侯楊芳。據以入奏。而一時議者。謂義律因鳳皇岡之敗。屬彌人爲此。以作緩兵之計。未幾英人闖入省河。果背前約。迨挾兵索償烟價一千二百萬。經彌人居間排解。減半償其成本。事遂定。二十二年白門之盟。彌人不預。續赴粵中。因英人以請者相援。案許之。此英彌和戰之始末也。俄羅斯

者。其國舊在大西洋。而邊竟遼澗。東接蒙古黑龍江。故亦稱北洋。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欽派大臣索額圖等會議于黑龍江。與俄人定邊界。南屬中國。北屬俄疆。勒石定盟。雍正五年。復定交市在恰克圖地方。不准由海道赴粵通商。永著爲例。俄人復請遣子弟入京師。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于舊會同館。

列聖意在緩懷。許之。迨乾隆五十八年。英人入貢。請援俄人例。遣人寄住京師。

純廟不許。遂有缺望意。當粵中停止英人貿易時。傳聞俄

羅斯使臣已自比革爾起程赴中國。將約大兵由緬甸後藏夾攻印度。以疲英人。實則俄羅斯方與英人爭印度之南界。欲奪其鴉片稅餉之利。連年構兵不能克。故欲以此結援于中國。非能爲中國効順也。英人聞之。謀疾趨入粵。而以兵備中印度。俄人計卒不行。是時據澳門月報言。英人以中國待彼不肯照大西洋俄羅斯一樣。大西洋者謂澳夷也。又言俄羅斯有書館在京師。中國事情悉知。恐有從中挑動之陰謀。不可不防。其後俄人復以土爾其之役與英夷血戰數年。近始講和。此英俄交惡及中西構衅之始末也。壬寅撫事之局。法彌皆不與。後卒援英人例。同在

五口通商。而俄羅斯亦以二十八年。封英彌船。舶來粵。經大府查明駁回。然自五口。暢開。俄人恃其強富。水陸兼通。卽廈門上海各口。亦屢有至者。而粵東係其熟游之地。海道爭爲捷足之趨。于是四國聯盟。而合從稱兵之議起。咸豐六年秋九月。英夷稱兵犯粵。其衅起于來粵之划艇。艇之船主英人。所載舟子則華人也。中西前約。載有不法華民。逃至香港。或在英之官船貨船。潛匿者。經英官查出。交付華官。若華官探聞在先。亦准照會英官。移取其英人犯法。逃入中土者。亦如之。是月初十日。有自外洋來粵之划艇。張英國旗幟。泊于粵河。粵之水師武弁。見舟中所載。

皆華民將治以通番之罪。遂執舟子十二人械繫入省。船主以愬領事巴夏里。巴至舟查勘。武弁不爲禮。巴乃照會粵督。以武弁應移取不應擅執。且明舟子無罪請釋之。時葉相國名琛任兩廣總督。不許。又因在粵之包公使以請許之。英有水師提督西某者。聞其事欲起衅端。相國遣送舟子于領事解中。而領事以事關水師弗受也。二十六日西水師興兵攻我黃浦炮臺。相國遣雷州知府蔣某至領事解中詰其起衅之由。時西水師亦在焉。同聲答曰。傳言誤聽。屢乘二國之好。歸語相國。當入城面議之。蓋水師領事意不在舟子。欲藉面議爲入城地也。相國乃以已酉徐

制府與彼國公使文翰所定禁止入城之約。示之不省。二十九日英人興師攻粵城。粵人率團練入保不克。英人復請釋甲入見。相國不許。時相國已奉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督辦夷務。十月英之水師移兵攻我虎門橫檔等處炮臺。越日又毀我大角頭炮臺及亞西娘二炮臺。維時沿河炮臺皆有官兵義勇協力防守。凡英艇經其側。卽開炮擊之。英之師船亦放炮相持。遂无虛日。十七日有花旗船隻自澳門來。經沿河炮臺。兵勇不辨。誤擊其貨船。二花之領事致書粵督。不省。遂與彌人有隙。十一月英師進攻近城炮臺。克之。是月中旬英行之在粵者凡

六。同時毀于火。粵民火之也。英之在粵者不勝其憤。馳告

本國主。集上下兩院之大臣紳士議之。

英制在上院者爲大臣在下院者爲

紳士其上院之相臣曰巴米頓者。力主稱兵之議。而下院紳士不從。巴請解職。有進計者謂宜先遣公使至中土。請重定盟約。不許則先禮而後兵。我有詞矣。于是簡其二等伯爵額羅金至粵。由粵入都。一面調派火輪兵船。分泊澳門香港。以俟進止。又遣人告法蘭西約以連兵合從。法人聽命。額羅金入粵和議不成。而粵民反唇大吏充耳。遂有次年十二月之役。

七年冬十二月。洋艘在粵。英人糾合法蘭西彌利堅俄羅

斯三國之夷合從稱兵。適法國兵船已先赴約來粵。遂與英師合攻粵省。陷焉。當壬寅撫事之定也。英人以開通五港口。市德于外洋。各國又以積年黷武。調兵調餉。罷于莽命。欲結鄰邦之援。是時法彌二國。皆有領事在粵。而俄人亦自海道繼至。相與探聽通商事宜。以待開輪卸運。久之寂然。額羅金之至也。初謀入城不可。爰與水師提督領事人等議。先將要求各款。照會粵中官吏。俟其登覆。以取進止。葉相得其書。語多狂悖。真之不答。亦不備。英人遂糾法兵攻城。城既陷。執相國繫之舟中。于是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等。聯銜馳奏奉。

上諭葉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夷務。如該夷等非禮安求。不能允准。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籌撫馭之方。乃該夷兩次投遞將軍巡撫副都統等照會。然不會商辦理。卽照會中情節。亦祕不宜示。遷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著卽革職等因。欽此。英法踞粵之後。自知背約。因思效義律赴天津之往事。將歸罪于粵中之官吏。以自說也。乃與三國合謀。議各遣其屬官一員。前赴江蘇。求見兩江制使。將所達

天朝相臣之書。轉寄入都。俟其照覆。以定行止。于是四國

之屬官。由海道赴滬。探聞制使駐節毘陵。遂至蘇州。時趙德轍任蘇撫。見之詰其來意。以遞書故告。乃由蘇撫咨送入常。兩江總督何桂清。据以奏聞。其達相臣之書。則滿首揆裕誠也。裕相以次年夷人至天津之月卒先是羊城之役。

上授侍郎黃宗漢兩廣總督赴粵查辦。踰年過蘇。蘇撫偵知四國之公使水師領事人等。將由滬中海道徑赴天津。欲留欽使在蘇。通信到滬。阻其北行。黃以奉

詔入粵。人臣無外交。遂解纜行。未幾接据江督照會。轉准都中相臣照覆之文。告以兩廣總督欽差大臣黃某。現奉命馳赴粵東辦理夷務。令該國人等迅赴粵中聽候查辦。

又另文照會俄羅斯。告以該國向不准在粵通商。如有相商事件。應速赴黑龍江。聽候該處辦事大臣妥議等因。時英酋額羅金。已自粵至滬。遂由甯波上海等處。調派火輪兵船二千餘號。前赴天津。法蘭西亦以兵來會。花俄二國亦有領事繙譯官同行。自云遞書非求戰也。未幾大沽告警之疾置聞。

八年春三月。英法彌俄四國。舟泊天津海口。議先遣各國領事。駕杉板小船。前赴大沽港口投文。直隸總督譚廷襄受其書上之。時英法方謀稱兵犯順。而彌俄二國志在請撫。制使亦遣人通款。洽牛酒餽問。相望于道。夏四月二國

講款之舟尚在港口。而英法不俟命。遂以小火輪船闖入口內。毀我炮臺。語具後卷中。既罷兵。二國復以撫事請。

上飭大學士桂良及前兩廣總督耆英先後抵津。迨耆相以擅回伏法。仍飭桂相議款。于是由直隸總督行文照會。邀彌俄二國領事同至天津郡中。遂定議。是役也。彌人志在通商。似係誠心乞撫。而俄羅斯者。傳聞是時新受黑龍江五千里之賂。謀背英法。適聞彌人講款。遂贊成之。續据殷兆鏞奏。參奕山給以黑龍江外五千里之地。核其日月。似卽在都中相臣照復之後。近据西人月報言。黑龍江邊界有四派蒙古宗族。四派者卽喀爾喀之四部皆元裔也。被俄人脅之降附。

所收貢賦較中國減半。俄人既得其地。遂于黑龍江之北岸建造炮臺。製辦火輪戰船。以後遂漸收服。不知伊于胡底等語。蓋狼子野心。不可測度。此不可與爲援。而適足爲之患者也。

九年夏五月。英吉利俄羅斯自上海赴天津換約。闖入大沽口。毀我防具。僧王格林沁督官兵轟擊。遂大敗之。適彌利堅之舟後至。遵滬中原約。改由北塘海口行走。遣人詣直隸總督署中。求請據情代奏。准其進京呈遞國書。竝請換約。直督據以奏聞奉

上諭。本年五月。英國俄羅斯到津。不遵桂良等原約。闖入

大沽口內。以致挫敗。實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其時彌利堅使臣華若翰。仍依桂良等原約。駛至北塘海口。求請進京。呈遞國書。經恒福等具奏。該國照會情詞恭順。是以朕准令來京呈遞國書。本日據桂良等將該國使臣華若翰照會該大臣等公文呈閱。見其詞意恭敬。出于至誠。所有該國使臣賈來國書。准其呈遞。卽派桂良等接收。至換約一節。本應回至上海互換。朕念其跋涉遠來。特准將和約用寶鈐加。卽交恒福前至北塘海口。與該國使臣互換。換約之後。永遠和好通商。以示朕懷柔遠人。惇崇信義至意。欽此。傳聞彌利時聞大沽之事。欲居間排解。而勢已決裂。

不可挽回。故特卑詞陳請。易倨爲恭。以希漁人之獲。
上念夷禍方深。固結其心。或可攜貳其黨。是以但示賞罰
之公。不存逆億之見也。

十年英人入寇京師。

上狩灤陽。命恭王留守議撫。遂以是年九月與英法俄三
國先後換約。詳後卷中。

附錄西人月報

咸豐八年

舊歲十二月二十三日。英吉利法郎西花旗俄羅斯四
國官修書一封。欲達

大清都中宰相。至本年正月二十三日。由蘇州巡撫趙爾

江總督何郵遞北京。二月十一日四國公使接督撫回書云。本部堂等今奉北京大臣裕來札云。爾英國在廣東舉事。皆由葉總督辦理不善。我

皇上已將伊革職。於著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英國差官欲修和好。可速赴廣東與黃某會晤。本大臣參謀內政。未便預聞外國之事。故特札江蘇督撫轉諭云。云。法國回書大畧相同。花旗回書內云。英法二國連合起兵。爾花旗不預。獨能修好排解。我

皇上實嘉賴之。但英法起兵。實因葉總督辦理不善。我皇上將伊革職。於著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花旗

國官果能從中排解。可速赴廣東會晤云云。至俄羅斯回書則云。爾俄羅斯與

大清向有和約。廣東稱兵。爾國亦不預。惟爾國向在黑龍江貿易。於五馬頭通商之說。如有相商事件。可速赴黑龍江。我國自有欽差大臣在彼。可以面議。毋庸與本大臣議事云云。後數日。四國公使同往天津。英有火輪船十餘隻。法有火輪船六隻。花旗三隻。俄羅斯一隻。自滬開行。

按江蘇制撫轉准都中大臣照覆之文。移知四國。此軍情祕密之事。邸抄既無可查。檔案亦所未見。惟西人月

報詳紀其事。前既據以敘入。仍將原文附錄于後。以資
攷證。核其月日。皆與邸報相符。非傳聞之臆說也。彌人
屢次講款。不肯附和稱兵。自是實情。而俄羅斯向不在
五口通商之列。故照會之文。令其前赴黑龍江聽候查
辦。又參以殷兆鏞奏稱奕山讓給五千里之地。則彌俄
二國之講款。公私各別。月報言其收服蒙古四派宗族。
卽此五千里之地。向爲喀爾喀之四部。皆蒙古游牧之
區。歸于

大清一統者。雍正間以封固倫額駙超勇親王策凌者也。
俄羅斯乘機要挾。惟賄之求。亦无足責。但其合詞請撫。

不特彌人信以爲實。卽英法亦墮其術中矣。至其立學京師。其國中人來往居住。消息潛通。當英人內犯粵東。已有從中窺衅之意。迨大沽之役。寄居京師之俄人來往天津。出入自便時。

聖躬偶抱腿疾。俄人妄播謠言。傳入新聞紙。而四國要撫之志益堅。昔人言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國初西洋人入欽天監議者。猶以爲非計。況俄羅斯向不列王會之圖。而令其置館京師。襍居齊齒。以致英人睥睨其旁。效尤而屢請之。豈得謂非當日廷臣之失計哉。

中西紀事卷之十三

江上卷交

粵民義師

道光二十一年夏粵東義民創夷人于蕭關三元里

見六卷

遂起團練之師。始自南海番禺而香山新安等縣繼之。紳民啖血丁壯荷戈。誓與英夷爲不共之仇。踰年聞白門撫事定弗善也。未幾耆英任兩廣總督。伊里布任廣州將軍。黃恩彤自江甯藩司升授粵撫。三人者皆前在江甯同預于撫事之約。英夷來往粵東。方挾之以爲質。粵之紳民獨執通商舊制起而爭之。初粵東開港始于乾隆之中葉。定

制以澳門爲貿易之區。以黃埔爲卸貨之地。洋商交易事竣。仍押回澳門住冬。不得逗留省城洋行。擅自出入。至五十八年。英人來貢。請撥給廣東附近省城小地方一處。畀該商寄住。奉

敕諭。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用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等因。載入粵東檔案。嗣以壬寅之役。挾兵要撫。所議通商各款。內有省城設立棧房。及外洋領事入城之約。于是甯波上海等處。出入自便。而福建以福州爲通商馬頭。遂于省城烏石山上。起造洋

樓。大府與之修來往晉接之儀。粵人聞之。謂夷人向不准入城爲

天朝二百年來例禁。況五口通商。粵東但有澳門。不聞廣州也。爰合詞懇于大府。請申洋商入城之禁。不省。乃大集南海番禺之紳士耆老。傳遞義民公檄。議令富者助餉。貧者出力。舉行團練。按戶抽丁。除老弱殘廢及單丁不計外。每戶三丁抽一。以百人爲一甲。八甲爲一總。八總爲一社。八社爲一大總。旬日之間。城鄉鎮集。燈楮旗布。爲之一空。自是衆議洶洶。不藉官餉。亦不受地方官約束。薰蕕襍處。重之以柄鑿。浸浸乎與官爲仇矣。壬寅議撫之次年。濮鼎

查至粵。請入城見制府。粵民不可。漢方逞志金陵。懼以此偶挫其銳。遂逡巡去。二十五年。洋艘至粵。首請入城見制府。制府難之。其年冬十二月。夷酋復以相商事件請入制署。耆相乃遣廣州府知府劉溥登夷舟。謂將曉諭軍民。訂期相見。粵人偵知之。遂于城廂內外。徧張貼帖。約以夷人入城之日。閉城起事。適太守自夷船速賓歸。騶從前導。有擔油者攔坐輿過。弗避也。隸觸而汗焉。又碎其髮而當階笞之。市人譁而言曰。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爲魚肉也。一時烏合之衆。乘衅而起。太守回署。則堂皇嘯聚數千人。闖入宅門內。劫取太守衣笥。陳之堂下。破其鑄。搜其

朝珠公服而焚之。曰彼將事夷。不復爲。

大清官矣。太守自後院毀垣出。犇告制撫。制撫懼激變。亟出示安撫之。軍民乃散。旋揭帖議搶劫城外十三洋行。夷酋遂逸去。維時廣州人益自得。遇夷人登岸。輒多方窘辱之。夷人不堪。反以爲大吏之發蹤指示也。則數數貽書譙讓之。大府不能辯。而恒懼粵民之敗撫局。無計以消弭之。謀于粵中之紳士。則曰此衆怒不可以說動也。又曰吾鄉之民能爲。

國家効勦力。不願從撫也。若制撫將軍一朝令于國中。示以能執干戈禦外侮者。受上賞。某雖不武。前驅陪後。唯命。

之從大府卒無以難也。伊相在廣州以憂死。耆相旋密謀于首揆得。

旨內召。于是粵人乘間以翻撫事之局。夷人入城之議卒不果行。

二十六年粵撫黃恩彤被劾罷歸。時徐廣縉起復入都。自藩司升授粵撫。葉名琛亦以是年之冬授粵東藩司。踰年耆相內召。授徐廣縉爲兩廣總督。葉名琛爲廣東巡撫。先是英人堅執白門前約。數請入城。耆相以粵民爲詞。請徐圖之。及相國內召。夷人以其管轄五口。又原議撫事之大臣。固請定入城之約而後去。于是相國謾語英酋。期以二

年之後當踐前約。該酋復要以据情入告。許之。昔見咸豐七年香港

新聞紙內稱道光年間曾定有二年後入城之約。初以爲相國伴許之詞。及見粵人所撰廣州紀事。則云夷人要相國奏請。二年後入城。又核之許祥光所致夷書。則二十六年間者。相將去粵東事也。自相國去後。

英人自恃其積年之狼亢。見後至者以爲土室懦夫。易而侮之。又見昔年之預撫局者。先後去粵。其所要求。更有出于所議之外者。遂復以入城相商。照會制府。制府不答。粵之紳士。乃乘間說曰。番舟每歲一至。悉索傲賦。公等能終事之乎。不能則需者事之賊也。今吾粵之耽耽者。皆在夷矣。若明公投袂一呼。則負杖入保者皆至。何求而不克。二十九年。已酉。英舟至粵。復請入城。與制府議事。制府辭之。

卽乘舟出虎門外。親詣夷舟。夷酋出其所求通商各款。於申二年入城之約。制府不答。回至會城。密與撫軍畫戰守策。時則南海番禺各鄉團練之師。先後於至。紳士請師期。制府告曰。夷人志在入城。不許則必挾兵以要我。先守後戰。曲在彼矣。越日夷舟闖入省河。連檣相接。輪煙蔽天。制府復單舸前往。諭以衆怒不可犯。夷酋謀質制府舟中。以要入城之請。俄而省河兩岸義勇呼聲震天。酋大懼。乃以罷兵修好。請自此不言入城事。制府窺其妄念已息。復溫言撫之。遂開艙互市如初。事畢。据情入告。

成。庶方悟粵東民情之可用。而前此諸臣皆以交臂失之。

覽奏欣對奉

上諭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年雖畧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漸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待之。蓋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復申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迭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又由駙馳奏該處商民深明大義。捐貲禦侮。紳士實力匡勦。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抉摘根源。令該夷馴服。无絲毫勉強。可以歷久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殊勳。徐廣

續著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於賞戴雙眼花翎。葉名琛
著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於賞戴花翎。以昭優眷。發去
花翎二枝。著卽分別祇領。穆特恩烏蘭泰等合力同心。各
盡厥職。均著加恩照軍功例交部從優議敘。候補道許祥
光。候補郎中伍崇曜。著加恩以道員儘先選用。於賞給三
品頂戴。至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
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其天性之厚。難得十萬之衆。利不
奪而勢不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于中者乎。
著徐廣緒。葉名琛。宣布朕言。俾家喻戶曉。益勵急公親上
之心。共旨樂業安居之福。其應如何獎勵。及給予扁額之

處著該督等第其勞勩。錫以光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餘均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是役也。論者謂平西域。張逆以後之曠典。而

成。庶謂前此諸臣主勦。既失機宜。議和復無把握。特加二臣封爵。以愧厲之。然實粵民團練之師。先人而奪之者也。維時粵東有好事者。播散流言。將欲乘勝沮其通商之局。英之公使文翰者。聞而懼焉。貽書制府。請重定粵東華夷通商之約。于是粵之紳士言于制府曰。夷人覬覦入城。誤自白門之約。未經顯揭耳。今必欲以粵東專約請者。須首嚴洋商入城之禁。載入約中。以杜其異日復萌之漸。文見

衆怒洶洶。不敢堅執。遂蒞盟。粵人又要以出示曉諭。夷商恪遵新約。亦許之。制府據以奏聞。載入檔案。自是英夷之在粵者。稍稍斂戢。相與休息者數年。

咸豐六年。英夷以執舟子事起衅。

見後卷

謀入粵城。面見制

府訴其事。制府辭之。時葉名琛以大學士任兩廣總督。當道光戊申己酉間。與英人重定粵東之約。相國預焉。至是粵人執前約。及英人示諭洋商不准入城。載入新聞紙者。上書爭之。新聞紙係西人自撰。粵人恐其日久背約。勒令裁之。新聞紙中以爲他日左券。英人在粵之領事巴夏里者。以舟子事教唆水師提督西某。及來粵之公使包某。欲藉以破入城之約。屢由公使致書相國。

謂壬寅議款。凡領事官有相商事件。得於地方官衙署相見。自粵東禁止入城以來。傳言謾聽。壅闕不通。請仍循江甯舊約。以通中外之好。不省。于是西水師興兵。攻沿河炮臺。遂窺省會。粵人請率團練義勇入保。相國諭曰。夷人啟衅。志在進城。今藉端滋事。本部堂援前約。反覆開導。彼終不聽。然本部堂必堅執前盟。不能曲從其請也。爾等勿復驚疑。宜一心堵守。同仇敵愾。是年九月。英夷攻城不克。十一月。又移兵攻近城炮臺。粵民守城。見夷勢猖獗。烏合之衆。思洩其憤。藉以牽制英師。于是積薪灌油。火烈具舉。毀英人在粵之洋行。凡六。一時洋艘之至粵者。被義勇沿河

截擊。或傷其船主。或繫其舟人。大府弗能禁也。方英行被火之後。有火輪船一尾。繫一划艇。載其灰燼之餘。所拾珍玩重器。自省河駛至虎門。夜半突有華艇百。蟻集于前。開炮轟擊。火輪船見勢急。斷划艇繩索而走。遂爲粵民所奪。英人不勝其憤。馳告本國主。請再遣公使入粵。於帶兵船與大府理論。七年英使額羅金至粵。兩致書相國。不省。遂糾佛郎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之兵。合從攻粵。粵民以連年構衅端。大府出示禁止。以爲官之陽勦而陰撫也。又見英夷屢致書于大府。大府祕不宣示。疑其別有請託。于是紛紛解體。各謀自衛之計。是年十二月英夷糾佛兵再攻。

粵城克之。粵之北門外有九十六鄉。卽昔年創夷人于三元里者。聞粵省陷。銳意恢復。募勇團練。而佛山鎮之義師起。

八年春。粵紳大會南海番禺之義民。設團練局于佛山鎮。主其事者。侍郎羅愷。衍翰。林院編修龍元僖。給事中蘇廷魁也。英佛踞城。附郡之民多不附者。而北門外之九十六鄉。素與夷人爲仇。各謀保衛之計。首嚴清野。禁絕漢奸。又聲言夷人入其界者。登時格殺勿論。英佛聞而憚之。正二月間。侍郎等親赴各鄉團練。得數萬人。揚言戒期攻城。城中兇懼。是時將軍都統皆在城中。英人防其內應。悉收駐。

防兵械。脅旂民而降之。司道聞佛山起義。間行而逃。惟巡撫被夷兵防守不得出。初。中西不睦。地方官出示禁止華人受雇外洋。供其服役。迨省城陷後。英人逼令巡撫出示諭以中外講和。不日罷兵通商。爾等凡有在麥高香港等處。麥高與香港對洋。香港在珠江口之北。麥高在珠江口之南。其民多仰食于外洋者。爲英法署中辦理文案及受雇服役人等。法與佛同西人月報皆作法。遵前示辭退者。仍速回原署照舊辦理。毋得心懷疑慮。觀望不前等因。據西人月報係七年十一月十日蓋印破城後事。佛山紳士聞之。謂中西之衅實起自漢奸。向來違抗封船之案。必先撤其沙文。使之供應。絕。遂于三月間由局中出示。令粵中各府縣鄉村耆老首

事通飭民間男女有在香港麥高等處爲外洋人教書辦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內概行辭退回家。有不遵者收其家屬無家屬者繫其親族。于是漢奸兇惡一月之內告歸者二萬餘人。夷人身司炊爨不堪其苦。以告領事巴某。巴言非破佛山之局不能挽回。然水師提督當赴天津時曾戒諭在粵兵丁毋得與粵人挑戰。今日之事非我所得專也。無已且以弛禁令。遂由巴領事出示曉諭華民。言現經公使水師提督在天津與大清議和好。不日即可通商。爾等仍各還原業。卽地方官亦應仰體。

皇上之意。毋再阻撓。致激他衅。云云。遣火輪船一隻前往新安。正張貼間。有鄉勇伏發。殺傷夷人數名。貼示者係新安當地之民。亦被殺。其麥高之示。交與駐麥高之夷官。轉達于香山大尹。聞新安事發亦中止。英法之在省者。聞其事。因起兵攻新安。陷焉。佛山之局。紳民同心。聲勢響應。惜不能成。紀律之師。故築室多謀。而攻城鮮效。繼以天津之役。滬上之行。執政主和。疆臣觀望。紳民之掣肘愈甚。而克復無期矣。

是年六月天津撫議成。

上飭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等至滬商定稅則事宜。八

月欽差到上海。英之公使額羅金後至。請罷撫議。緣是時英佛在粵方攻陷新安。侍郎等請緩撤圍練之師。而英人謂天津定和。早已知會人粵。何以紳士羅某等仍在粵中招勇。且徧張賞格。謂有能得巴領事之首者。賞銀三萬兩。又復開炮傷斃我國兵丁。致有新安之役。請問是何意見等語。蓋是時粵人見和議已成。該夷仍復占居省會。軍民憤憤。因有偽造

廷寄。謂英法心懷叵測。

上已密飭羅愔衍等相機攻勦。額羅金到滬。方接駐粵夷人照會之文。咨送欽使查辦。必欲撤回黃總制及三紳士。

團練之兵。方肯定議。欽使據以奏聞。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桂良等呈奏。英國咨文各件。內有偽造廷寄
諭旨一道。據稱係英國人得自廣東者。披覽深爲詫異。中
國自來撫馭各國。一秉大公。從無設計暗害之事。自葉名
琛失事後。命黃宗漢爲兩廣總督。接受欽差大臣關防。原
以保守疆土。卽侍郎羅愔衍等激于義憤。練勇自衛。亦紳
士應辦之事。迨桂良等在天津和議已成。黃宗漢專辦本
地軍務。羅愔衍等亦遵旨專辦土匪。然無與英佛二國交
兵之舉。該國現雖尙未交還廣東省城。但能約束兵丁。不
擾居民。自可相安無事。乃有偽造廷寄。令羅愔衍等與該

二國爲難。以致英人疑慮。著黃宗漢嚴拏僞造之人。盡法懲辦。使各國皆知中國辦事光明正大。一經定議。盡釋嫌疑。造言生事之人。無從煽惑。至上海現辦通商事宜。粵省相距較遠。著卽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爲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所有欽差大臣關防。著黃宗漢派員賫交何桂清。祇領接辦。欽此。是時桂相等力主和議。委曲調停。而該夷肆其桀黠。必欲請

旨查辦。以釋前疑。于是粵人銳意恢復之懷。一旦爲之奪氣矣。

按粵東義勇。獷悍成風。當夷人未擾之先。械鬥搶劫之

案層見迭出。州縣緝犯。非特其竄海及逃踞山谷間。弗能致也。卽廉得其實。而差不敢捕。營兵不敢協緝。欲以規脫處分。不過改竊買抵完案而已。當其招聚亡命。不敢無故稱兵。以抗官吏之顏行。而其澆輕猛暴之氣。未嘗不思藉手以試其能。迨洋氛漸近。則皆欲以有名之師。報不共之仇。故三元里之役。一朝而嘯聚者百有三鄉。惜粵中大吏不能鼓而用之也。撫事既定。義勇無所得餉。則去而爲盜。于是內訌外患之交乘。而粵事日棘矣。徐葉二臣。皆以詞科清望。出膺節鉞。觀其設施之前。後。抑亦東平長者。坐不闕堂之輩。而殊勲懋賞。乃得自

義勇國防之推戴。一朝膺蒲穀之錫。專制嶺海間。比于古之藩鎮。不亦身與名之兩全乎。然其始也。以攘夷得功。其繼也。卒以和戎取禍。當英人致書狂悖。葉相不能率粵中團練。興問罪之師。乃欲以包荒示羈縻。以靜鎮安。反側一旦。禍起燎原。噬臍莫及。遂爲衆怨之所歸。昔義律索香港于琦相。照會往返。陽拒而陰許之。粵人懲往事。遂以此持相國短長。迨見夷書三致。不宣不答。踪跡詭祕。不能無苞苴竿牘之疑。遂相率而解體。甚矣處事一不當。而身與名之俱裂也。悲夫。

己酉之役。不發一兵。不折一矢。而夷人斂手。易倨爲恭。

遂寢入城之議。予未見原奏。以爲宜僚弄丸而解兩家之難。鄙生掉舌而下七十餘城。今粵東義師以先聲而收後實之效。意必有在粵之巨室排難解紛如魯仲連其人者。越數年番禺許星臺太守應錄同官江右。詢之

則當日主持其間者實太守之老阮也。越日持其世父廉訪公行狀示予。則此事之顛末悉具焉。其畧云先是耆相國因英首固請入城。曾有二年之約。未幾相國內召中丞徐公膺制閩。方伯葉公晉撫軍。己酉仲春英首攻嶺。申前議請如約。公力言夷情貪得無厭。不宜曲徇所請。粵省雖五方襍處。然民知向義。可以鼓舞振興。使

之互爲保衛制府然之。公乃親詣各鄉。申行團練。嚴定章程。不閱月而得十萬之衆。又倡捐集貲數十萬。軍聲大振。方欲乘此爲先發之制。禁其互市。羈其沙文。而公以爲未可。乃倡率諸紳。先馳尺一之書。布告夷酋。導以大義。其畧曰。蓋聞事不深思。終貽後悔。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天下事有始意以爲可行。而其後終不能行者。有常情以爲易行。而其勢又實難相強者。如貴公使與我大憲所議入城之事是也。前年貴國德公使堅請入城之議者。相國定約兩年之期。此安知非相國深知其難。而姑緩其期。以爲一時權宜之計乎。又安知非德公使

明知回國預存卸責之見而欲諉其過于後來受代之人乎不然則入城之事無待再計而決何難即日舉行而必待至兩年之後耶或謂粵省通商二百餘年各國遠人皆在十三行居住城外既無間華夷則入城又何分畛域不知省會之地民居稠密良莠不齊往往倚主陵客遇事興波于是閑人之積憤生事者有之土匪之乘機搶劫者有之民情習俗均非上海福建之可比此貴國人所共知也今貴使膠執前約而不深思遠慮者不過欲以貴國體面夸耀于人以為入城則榮不火城則辱耳不知無端而招眾怨舉足而蹈危機是慕虛名

而買實禍。求榮反辱。智者必有所不爲也。或又謂不許貴公使入城。乃素不安分之徒。藉以蠱惑衆心。賴官紳有以彈壓而開導之。抑知民情之真偽。非可徒託空言也。卽如貴國所與交易之疋頭棉花等行戶。皆安分營生之良民。彼以鉅萬之血本。而謀利。若歇一日之業。卽虧一日之資。何以一聞入城之議。遽停貿易。不約而同。誰使之然耶。今城廂內外。家家團勇。戶戶出丁。合計不下十餘萬人。而且按舖捐貲。儲備經費。合計不下數十萬金。豈盡爲防禦土匪而設。苟非衆志成城。何以一聞入城之議。踴躍樂從。不謀而合。又誰使之然耶。此皆民

惟一心。衆怒難犯之明證。固非官吏所能強而齊之。又豈刑法所能禁而止之也。乃外洋紛紛傳說。有謂貴使如不能入城。必將興兵構怨。以圖一逞。此尤不可信。何者。二十一年之結怨興師。貴國有激而成。所關者大實。出于不得已。今爲此小節。輕動干戈。若祇以現在香港二三千之衆。而抗全城數百萬之人。則衆寡不敵。若遽調各港之兵。且科衆商之餉。則因小失大。愚者亦不屑爲。現今匪徒覬覦生心。動藉公憤爲口實。萬一釀成焚燒洋樓之事。殃及各國遠人。玉石不分。咎將誰諉。黃竹歧赤柱之事。其前車也。

原狀前段有黃竹歧殺斃夷人六命之事。若以爲他

處滋擾。可以挾制廣東。俾罷入城之禁。不知省會之區。衆流所匯。設有緩急。彼此相援。此又同仇敵愾之可信者。在貴使深思遠慮。必無不先見及此。而肯輕舉妄動耶。我等紳士。亦知貴使計必不如是之左。特恐不肖之徒。播造謠言。激成禍變。于以便其借端滋擾之謀。殊可寒心耳。總之作事貴循天理。尤貴順人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民心之向背。即可驗天心之從違。我

大皇帝以中外爲一家。懷柔遠人。無分畛域。現在欽奉諭旨。亦以民心爲重。蓋順民心。卽以順天心也。且貴國來

粵通商。歷有年所。全靠地利人和。方能獲利。近年生意冷淡。亦由民遭兵燹。財窮力竭。使然。亟宜培養元氣。充裕財源。貴使爲國干城。各國航海而來。無不同深仰望。正當圖遠大之計。爲外洋各商興利于無窮。更不宜以此無益有損之舉。而斬斬于榮辱計也。若能體察民情。相安無事。則我粵賢士大夫。必將敬禮有加。卽鄉曲愚民。亦必頌揚無已。榮莫大焉。固遠勝于入城萬萬矣。是以欽差大臣徐洞悉輿情。確見民心如一。公論同符。開心見誠。直言相告。其所以保護貴國之苦心。與夫顧全粵民之深意。至周且密也。何貴使未之悟耶。我等紳士

世居省城。因見停貿易者。不樂其業。謀捍衛者。不安其居。民情洶洶。勢將激變。于貴國既爲不利。于粵民亦不聊生。兩敗俱傷。隱憂殊切。特將實在情形。明白布告。貴使如幡然省悟。中止不行。我等紳士。必當開誠布公。勸諭各行戶。照舊貿易。務使中外商民。共敦和好。盡釋猜嫌。相待以誠。相交以信。竝欽遵。

諭旨爲貴國善謀保護之方。以期共享昇平之福。凡此披肝瀝膽。言出至誠。事有明徵。情無欺飾。貴使固可訪察而知也。若仍固執已見。不聽良言。必將專恃威力。妄啟弊端。是不顧禮義。不講情理。則非我等紳士所敢知者。

耳。按此書義正詞嚴。且於彼己情形。成竹在胸。故言之洞中。有緊。宜其不戰而屈人之兵也。維時仲筮制使以此書附呈。

御覽。故今全錄其文。以資異日史家之攷證。云。廉訪諱祥光。號賓衢。廣東番禺縣人。道光壬辰進士。後任廣西按察使。在梧州勦辦江匪。以瘁卒。按狀咸豐丙辰秋。英酋巴夏里復申入城之議。構衅尋仇。焚燒城外民房。以數千計。十三行洋樓亦毀于火。吾粵官紳咸惜。廉訪之前卒。而粵事之日蹙。有以也。今茲記之。

坤錄西人月報

近日粵省民人俱不敢與英人往來。因怕本地官長異日以通番罪已。故英人于破城之後。即屬巡撫出示云云。前見

英兵入城。在衙署內拾得本地人書信一大封。其書出自外洋署內。辦理文案之廣人。因伊在外國人幕中。探得其事。即以密札遞于本地官長。署中又得一據。知葉總制所行諸事。未能盡合。

大清皇上之意。

廣省城內外居民。恰與英人无大仇怨。此似易于講和。惟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大不相合。聞英人破陷省城。九

十六村糾衆會議以爲是役也。必夷人賄屬官長。而官長利令智昏。以致城池之陷。易于摧枯。今我等擬上京控告。糾集人衆以圖勦滅。英人聞之。議訂期招集九十六村之爲首者。入城勸諭。以後共相和好。倘勸諭之後。仍懷宿怨。害及英人。卽屠戮一村。以爲九十五村之鑒。

九十六村卽三元里一帶地方。

十二月間有英人行至香港僻野之處。輒被廣人劫掠殺害。所以英人不敢在外私行。以上皆七年十二月破省城後事

英人于黃埔地方豎一枝大旂。黃埔之人于夜間將旂繩割斷。以致顛仆。因出示令黃埔人交出斬旂之犯。次

日黃埔人僅將割斷之繩交出。斬旂者實已逃竄无踪。至今未獲。

現廣省藩臬司盛運糧道俱在佛山。設立衙署辦理事件。英官勸其來省不允。

英人火輪戰船由加爾各搭地方至港。載來天竺兵七百名。自後又有船隻載兵來港。因英官恐英佛兵勇不耐廣東暑熱。故以天竺之兵代守省城。

英官在省見廣東巡撫柏潛備裝具欲往佛山。遂命兵丁防守巡撫衙署。又省城謠言紛起云。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共謀糾合克復城池。然亦久無確耗。現黃埔一帶

中外貿易之事日漸興隆。

葉總制初在天竺。後又移至加爾各搭地方。天竺京城然飲

食起居供應如常。

以上八年三月以前事

四月二十一日英國武弁聞白雲山有鄉勇防守。遂帶領兵丁一百七名出省往查。及至該處見鄉勇人多。眾寡不敵。遂移文至省。當夜調兵千名。次日會勦。而鄉勇已逃逸。英人追至數里外。即欲折回。而英官大怒。追行至日中。爲戰傷者五人。而受酷暑死者六十餘人。

英人初入省時。廣人帖服。近則詭計日生。故英人在省不能十分安全。有一日佛官食時。見飯中實有毒藥。又

天竺黑兵被人潛檢至鄉間。又香港亦屢受其害。又放火以燒英人所居之屋。

前說英兵在白雲山擊退鄉兵一案。英兵回省。有醫生

在後。外夷出兵皆忽被鄉兵檢去斬首。自此該勇等胆

氣愈大。又得天津大沽之信。愈加忿怒。肝胆愈大。有花

旂佛郎西天竺兵數名。都被廣人殺去。以上皆四月事

五月初黃總制蒞任。初九日出示。極稱贊廣省人民之

忠勇。其畧言道光二十年間。予以道銜奉

命來粵。歷四年。以逮委署臬司。曾目擊英人屢欲入城。皆

被爾等攔阻。時予愛爾等民人。及民人敬予。有如父子。

中西系事 卷之十三 六
兄弟後升任山東臬司以及陝西藩司。雖去粵邦數年。未嘗一日忘爾等人民之忠勇也。今予奉

命來粵。不啻舊邦。爾等民人亦如見舊主。但惜南省一帶。河山風景依然如昨。而變故多端。較之昔日。大不相同。卽如梧州肇慶等處。俱有匪徒。吾民之苦。亦已極矣。今又加之以夷禍。其何以堪。竊思外洋人本以通商爲事。今乃不務本業。日事攻戰。查彼國人數現居省城者。不過數千。離本國甚遠。豈能舉傾國之師而來我中土。廣省地方。一朝號召。雖數萬萬人。不難一呼立至。此意固明知之。目下城廂內外民房。半爲英佛所據。商賈遷徙。

民人離散。彼亦情知。廣人情。怒實深。是以在城斂迹。不敢外出。日夕防守。寢食不安。且英人量已之力。不能取勝。而求其舊仇之佛人。以助之。予恐數年之後。佛人亦必受其欺焉。花旗人在粵通商多年。謹守前約。不務攻城。予實嘉之。現在英人聞我

皇上調集大兵。不日可至。倘能洗心悔罪。我

皇上必寬宥之。不然。則是冥頑自取罪戾。必盡殲之。無赦。爾軍民有能出資助餉。恢復城池者。定當一一保奏。等因。現今廣勇驍健異常。每夜于埧郭地方。放流星射入城中。欲以起火。又出賞格。示以有能得英佛官之首者。

賞銀五千兩。得兵首者。每名賞銀百兩。又城中埋鍋箭者有之。暗地布網者有之。目下外國人若无兵丁防守之處。不敢游行。所有中外人等。兩不交易。而生意寂然。又五月二十日。黃埔地方有英國商船在岸上修補。夜間有一隊鄉勇。踰山而來。船主帶兵百名上岸查訪。至一村不見一人。疑有埋伏。遂擊村人三名。同往別處查看。不料鄉勇伏于隱僻處。內藏炮臺。忽放炮彈。英兵傷者六名。船主亦受傷。中有一人彈中二十七顆。黑暗之中。該勇于隱僻處。各放一炮。潛走。莫躡其踪。而其炮甚巨。所有村人三名。亦被擊斃。又二十一日。英武弁麾下。

有厨子係天竺人。偶行路上。忽被人以刀割其首而去。時有同行之天竺兵二名。並未見及其神速如此。又二十二日有佛人自火輪船上岸。往南門買食。忽被廣勇圍住。二人奪圍而出。一人在後。頭與手皆被割去。後佛人查知其處。以兵屠之。死者四十三人。英人以爲報之太酷也。以上五月事

六月十四日夜四更時分。有廣勇七千名。忽來城下圍住。三門皆駕雲梯而上。城門外有一處。乃英人巡夜局。燒火藥甚多。地震三里。但未會害及英人。英兵迎擊廣勇。敗北死傷者約三百人。該勇俱說城內有旗兵助戰。

中西雜考 卷之十三 五
故爲所敗。時駐防軍械都被英人收去。約以兩不相害。故廣勇如是云云。

佛山紳士出示。及英人攻破新安事。俱見上。以上六月事

以上所記廣勇事最詳。其言九十六村之民糾集義勇。恢復城池。與殷光鏞所奏合九十六村者。卽三元里之一百三鄉也。泥城爲北門咽喉。當佛山鎮之要路。皆在省城之西北偏。佛山之局。乃九十六村團練之總滙處也。至攻陷新安。起于佛山局中。禁止華人受雇。勒限一月辭退。夷人爲之大窘。核以是年八月間。上海照會之文。其啣恨羅侍郎三人。欲請先撤其兵權。正以此耳。又

月報內云。六月間黃總制出示。言中外現議和好。爾等
民人。毋得復相攻戰等語。核以五月間激厲廣勇之示
諭。不免前後矛盾。是則制使亦爲廷臣之議撫者。掣其
肘歟。